



上 卷

—

哲学著述若要成为杰作，就得发扬天意为了达到为人类安排这一目的而使用的手段，然后根据这个目的设计出一些行动计划，让这可怜的两足动物明白自己在满是荆棘的人生旅途中该怎样行走，才能预防命运——有着无数不同名称而尚未认识并予界定的命运——种种反复无常的离奇播弄。

假如说，对社会习俗充满敬意，绝对不偏离它为我们设置的堤防，尽管这样，有时我们还是只会碰上荆棘，而恶人却总是收获玫瑰。一些缺乏能够超越这种看法的道德的人们岂不会考虑与其抗拒潮流，倒不如顺应它而随波逐流？他们难道不会说，美德固然很美妙，但已成为可能的最坏选择，既然它过于软弱，不能抵抗恶德，在这个全然腐朽的世纪，最稳妥的莫过于像别人一样为人处世？不妨说，如果他们多一些知识，滥用学到的知识，难道不会像《扎狄格》中的天使热斯拉那样说是没有一桩恶行不能产生善的，因此他们能够放心大胆地为非作歹，既然事实上这仅仅产生善的一种方法？他们岂不还会说，就整体而言，谁乐意行善或作恶，都没有关系，然而，如果厄运紧迫着美德，罪恶却总是走运，在造化看来终归一样，那么，与走运的恶人同流合污，岂非比置身于老是倒霉的善人之列，要好得多么？所以，重要的



是抵御虚假哲学的这种种危险诡辩，重要的是显示美德遭受厄运的事例即使随时浮现于腐朽的心灵，只要此心灵还多少存有善良的天性，就能够改邪归正，其有效不亚于向它展示美德的道路上尽是最灿烂的花枝、最诱人的报偿。不得不描绘尽力贞洁自守的女子遭受众多不幸，而折磨、甚至碾碎这个女子的人们却总是走运，这虽然残酷，但只要从这些厄运的景象中产生一善，又何须后悔描述呢？确定了一桩事实，它的结果对于阅读了本书而大有收益的智者来说，无非是获得十分有益的教训：必须顺从天命的吩咐；不过是得到生死攸关的警告，足能使我们重新克尽自己的责任，懂得了那就是上帝厉声呵斥我们身边那些履行义务最佳者的警告，我们又怎么能恼怒呢？

指导我以下创作的情绪即是如此，鉴于这种动机，我请求大家宽容植入书中人物口里的那些错误体系，宽容为了爱护真实性而只好呈现于读者眼前的那些有些强烈刺激的场景^①。

德·劳尔依桑伯爵夫人是一名维纳斯女祭司^②，其财富来自美丽的脸蛋和众多放荡行为，封号虽然光彩夺目，只存在于居泰瑞里雅岛^③的档案里，为攫取这些档案的放肆行径所制造，轻信的人们加以传播而流传到今天。她肤色微深，体态婀娜，眼神有一种奇特的表情，就是这种蔚为风尚

^① 以上导言在头一个版本中就存在。后来，萨德只是在少量提法上有些修改。

^② 在古希腊罗马若干地区有过陋习：爱神阿芙罗狄特（维纳斯）神庙常有处女自愿献身充当祭司，实际上是歇宿于庙里偷尝男女欢愉之情。——译注。

^③ 居泰瑞里雅岛：希腊的一个小岛。据希腊神话，爱神阿芙罗狄特（即罗马神话的维纳斯）从那里的海水里升起而受祭祀。——译注。



的怀疑一切的神情为情欲添加了几分情趣，使得男人们更积极追求想必具备这种精神的女人。人有些坏，不讲什么原则，不相信有些事情是有害无益的，然而，良心还没败坏到灭绝感情的地步，高傲而淫荡，这就是德·劳尔依桑夫人^①。

尽管这样，这个女人所受的教育还是最好的。作为巴黎金融巨子的女儿，她和比她小3岁的妹妹朱斯蒂娜一起，在首都的一所最著名修道院^②里长大成人，一个直到12岁，一个到15岁，良好忠告、优秀教师、好书、一切才华，全部施予她们。

正值两姐妹的德行操守处于关键时刻，突然整个大厦倾覆于旦夕之间：一场可怕的破产一下子使她们的父亲陷入悲惨境地，他因此忧郁而死。一个月后，其妻也接踵进了坟墓。冷漠而疏远的双亲也曾考虑过两个年幼的孤女怎样安排的问题，但遗产已被债务耗费无几，剩下给予她俩的只是每人一百埃居。没有人再愿意收留她们，只是将修道院的大门对她俩敞开，嫁妆也让她们带出去，然后就让她俩听天由命了。

闺名朱丽埃特的德·劳尔依桑夫人，其性格和心灵几乎全部都是30岁——也即是下面要讲的小说开始的这个岁数

① 可以推敲萨德是怎样为小说中的人物挑选名字的。当时小说界选择ange（天使），像cour（宫廷）一样，是非常流行的；非常可能，萨德是使用这个表示“天使”的词尾来指道德败坏的女人的。——原注。

德·劳尔依桑：Lorsange 这个姓氏由lors（在……的时候）和ange构成的。——译注。

② 修道院往往是描写淫荡行为的小说首选的场景。在《朱斯蒂娜》第三版本中，萨德将使这座修道院成为这姐妹俩早熟的放荡行为的框架。在本版里，只是她俩漫游的起点，接二连三灾难的起点，有点像《天真汉》的那座德意志城堡。天真的少女将从这个早期的避难所出发，去浪迹四方，而她俩的城堡既是地理意义的，也是哲学意义的。



——形成的。这时她仿佛只感到自由的快乐，片刻也不考虑使她摆脱家庭束缚的那残酷的厄运。前面已说过，朱斯蒂娜那时才 12 岁，她的性格阴沉忧郁，更容易感受处境的险恶。她天性温柔而敏感得令人吃惊，但不像她姐姐那样狡狴、有计谋；她既天真，又单纯，很容易上当受骗。姑娘品德如此高尚，容貌又显示出如此的温柔，迥然不同于造化赋予朱丽埃特的那种美貌，从姐姐脸上看出的诡计多端、手腕高超、卖弄风情有多少，赋予妹妹娇羞、端庄、怯弱的赞叹就有多少；圣处女一样的神情，蓝色的大眼睛满溢着关怀体贴，肤色皎洁光艳，身材苗条柔软，嗓音清脆悦耳，皓齿如贝，金灿灿的秀发耀人眼目。如此草草勾勒几笔，实际上，这妩媚小姑娘的丽质天生、绰约精妙的风度，远不是这支秃笔所能描绘的。

姐妹俩需要在 24 小时内作好准备，离开修道院，让她们就拿着那一百埃居随便去哪儿购买所需的物品。朱丽埃特一见可以自己做主了，喜不自胜，起初还想止住朱斯蒂娜的哭泣，后来发现做不到，就不再安慰她，开始责骂她多愁善感；用一种远远超过她那个年龄的哲学的口吻训诫她说：世间只有损及自身的事情才值得伤心，从我们自身就能够获得足够刺激、足够感官享受的肉体欢愉，足能消除其冲击可能使我们痛苦的精神创伤；运用这种办法十分必要，特别是因为真正的明智在于加倍寻欢作乐，而完全不在于自寻苦恼；总之，为了缓和危害很大的多愁善感，无事不可为，像她这样多愁善感，只能使别人得益，而自己只会徒增烦恼。然而，要让善良的心冷漠硬化是极其困难的，它可以抵御奸佞之徒的推理，享受乐趣足能使它不受虚假闪亮的花言巧语的



诱惑。

朱丽埃特还使用别的手段，对妹妹说，以她俩这样的年龄和美貌，是不会挨饿的。她还以邻居的女儿为例，说是她逃出父母家庭以后，现在被阔老养着，当然比假如还待在家里快活得多，因此，千万不要认为女人只有嫁得好才能幸福，做了婚姻法规的奴隶，就得忍受对方乖戾性情的侵扰，能指望的欢愉滋味倒是微乎其微，相反，若是纵情放荡，她俩倒总是能够确保情人不至于性情乖张，换句话说，由于情人不少，就不会深感苦恼。

朱斯蒂娜听到这样的教导，大为骇然：她说宁可死，也不愿失节。她姐姐又多次劝说，她就干脆拒绝再和姐姐住在一块儿，既然姐姐执意要自行其是，令她不寒而栗。

于是，两姐妹就此分手，并没许诺以后再见，既然她俩人的意愿是如此迥然不同。朱丽埃特自命以后一定要成为贵妇人，怎能愿意接纳一个虽然天然倾向贞洁、却相当卑微有可能使她名誉扫地的小姑娘？从朱斯蒂娜那方面说，如此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就要沦为公然荒淫无耻行为的牺牲品的女人，又怎能与她同流合污，拿自己的品德孤注一掷呢？姐妹俩互道永别，第二天两人也就离开了修道院。

朱斯蒂娜从小受到母亲的女裁缝的抚爱，以为这个女人一定会同情她遭遇的不幸，就去找她，向她诉说自己的遭遇，请求给她点事情做做，……然而，对方刚刚认出她，就将她粗暴地赶走了。

可怜的姑娘喊道：“老天啊！难道我初涉人世，刚刚起步，就这样悲惨？这个女人以前是爱我的，现在她为什么抛弃我？唉，就是因为我是个穷孤儿，就是由于我在世上再也



没有依靠，而世人是只凭猜想对方能付出多少好处、多少欢愉来决定给对方相应的敬重的！”

朱斯蒂娜哭着，去找本堂神父，以她那种年纪的真率向他倾诉自己当前的处境。……她穿着小小的紧身连衣裙，秀发随随便便盘在大女帽下面，还没有多少痕迹的胸部隐藏在两三尺^①长的薄纱飘带底下，由于过度悲伤，美丽的脸庞有些苍白，眼里泪珠儿滚滚，更增添了她的妩媚动人。

“您看见我了吧，先生？”她对神圣的教士说：“是的，您看见我正处在对于年轻的姑娘来说十分痛苦的境地。我失去了父亲、母亲。在我最需要父母救助的时候，上天夺去了他们。他们死于破产，先生；我们一无所有。瞧，给我留下的就这个，”说着，掏出那 12 枚路易给他看：“连稍能安身的破屋角落都没有！……您可怜我，是吧，先生？您是宗教的使者，而宗教向来是我心灵里的美德。看在我崇拜的、以您为喉舌的上帝的份上，请您像父亲一样指导我：我该咋办，……我得如何做人！”

慈善的教士斜眼看着朱斯蒂娜，回答说，教区的负担已经很重，再也承受不了新的救济，不过，如果朱斯蒂娜肯为教区服务，如果她愿意干粗活，厨房里还是有她面包吃的。这传达神意的使者说着，伸出手抚摸她下巴下面，动作过份，跟他那教会人士的身份极不相称。朱斯蒂娜对这种用意是太了解了，立即将他推开，说道：

“先生，我不是来向您乞求施舍，也不是来乞求做女仆的。我前不久的地位远非适合乞求这种恩典的，还没有到降

① 1 古尺 = 0.20 米。——译注



低到乞求这种施舍的程度。我是来请您给我忠告，我年轻，又遭到不幸，十分需要您的忠告，而您却想要我为这个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号称牧民者的神父被识破了，他恼羞成怒，马上就把可怜的姑娘赶走了。可怜的朱斯蒂娜头一天被遗弃于孑然一身的境地，就两次被人赶走，只得走进一处她看见挂着一块招牌的房子，在六楼租了一个小房间，预付了租金，进去以后，就嚎啕大哭起来，流尽辛酸的眼泪，因为她生性敏感，一点点自尊又被残酷地碰得粉碎了。

请允许我们暂时撇下朱斯蒂娜，回过来说说朱丽埃特，看看她是如何从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贫贱境地，并不比妹妹有更多的本钱，却在不到 15 年的时间成了有封号的贵妇人，有 3 万利弗年息，还有很多珍贵珠宝，在城里和乡下还有两三处房子，而且现在还拥有科韦勒先生的心、财产和信任，而这位枢密官此刻正官运亨通，就要当上内阁大臣了。毋庸置疑，道路布满荆棘，这类姑娘觅路前进，都是经过了极为可耻而又极为艰辛的学习。现在睡在某王爷床上的这一位，前不久还因为年轻、没有经验落入过一些淫棍的手中，也许这时还带着饱受他们虐待的烙印呢。

朱丽埃特离开修道院后，去找她那邻居女孩提起过的一个女人。她自己愿意腐败，也受到这个女孩的引诱而腐败。她穿着邋里邋遢的蓝色长裙，腋下夹着一个小包，披散着头发，如果不规矩的姑娘的眼睛还谈得上有魅力，她那脸蛋可说是世上最美丽的了。就这副模样，朱丽埃特上前搭腔，叙述了自己的故事，恳请像照顾那位女友一样给予保护。

都·比伊松太太问她：“您多大了？”



“几天后就 15 岁了，夫人，”朱丽埃特回答说。

“就从来没跟过人？”老虔婆又问。

“噢，没有的，夫人，我发誓，”朱丽埃特答道。

“但是，有时候，那些修道院里，”老东西又说：“什么忏悔师呀，修女呀，女朋友呀，什么的，……我需要确凿的证据。”

“那您自己去问好了，夫人，”朱丽埃特答道，脸红了。

老虔婆戴上一副眼镜，仔仔细细将她的东西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然后对姑娘说：

“得了，您就待在这儿好了，要十分重视我的意见，非常顺从，严格遵守我定的规矩，要干净，节省，对我本人完全诚实，对我的这些女伴要讲计谋，对男人要手腕灵活，要是这样，不出十年，我就要您有资格住在四楼，房里有座柜、壁炉镜子，还有个女佣人，从我这里您学到的技巧会让您得到一切的。”

都·比伊松太太训诫完后，就拿走了朱丽埃特的小包，还问她有没有钱，朱丽埃特十分老实，说有一百埃居，亲爱的老妈妈就把钱没收了，保证说用这小小的一笔钱替她买彩票，小姑娘是不能身边有钱的。

她又说：“身边有钱，是做坏事的手段，在我们如此腐败的世纪，一个出身好的乖觉的女孩子应该尽力避免可能让她上当受骗的阴谋。小姑娘，我是为您好，才对您说的，”老东西却说：“我所做的，您得感激我呀！”

开导完后，把新来的姑娘介绍给她的伙伴，接着领她去这屋子里她的房间。翌日就开始去卖她那刚上市的鲜果了。

四个月来，这商品相继出售给近一百人。有的人对玫瑰



觉得满意，有的则比较挑剔，比较怪僻（因为问题没有解决），想要在别处开花的花苞盛放。每次，都·比伊松太太都尽力设法使其狭窄，重新调整，这老狗婆整整四个月一直都拿得出刚上市的鲜货款待顾客。经过这段艰苦的入门实习，朱丽埃特到底获得了杂务妹执照；自此她真正被承认为当家女，从而分担着辛苦，同时也分享着利益。

这是又一次学习。若说头一次学习，除了些微脱离正轨外，朱丽埃特是遵从了自然规律，这回却把这些规律忘得干干净净：品德由此败坏无余，她目睹罪恶大奏凯歌，其心灵却因而全然腐朽了。她觉得自己就是为犯罪而生的，至少她本来就是攀高枝的料儿，早就该抛弃在低人一等的境况中苟延残喘的生活，这种生活只是让她犯同样的错误，同样使她堕落，却根本不能让她同样获利。有个十分浪荡的贵族老头很喜欢她，开始还只是把她找来图个片刻的欢乐，她却有本事迫使他将她当个阔太太养起来；到后来，她就出入剧院，在散步道上出现，而身旁也总是有居泰瑞里雅勋位的蓝绶带伺候着；人们注视她，常以她为榜样，羡慕她，但这个狡狴的女人的确神通广大，不到4年，就把六个男人搞破产了，其中最穷的也有十万埃居的年息收入。声名远扬再也不必费力了：上流社会人士就是盲目，如此一个女人表现得越邪恶，他们就越巴不得列入她宠幸的名单；她卑劣腐朽的地步成了人们争着向她奉献热忱的尺度。

朱丽埃特刚刚虚20岁，有位德·劳尔依桑伯爵——昂热的乡绅，约有40岁，热恋上她，决定将自己的姓氏给她，还让她享有一万二千利弗年息，并且答应她：要是他先她而去，遗产也全部归她；此外还赠予她一幢房屋，若干仆人



——都穿特定的号衣，让她在社交界获得相当好的地位，不出两三年，人们也就忘记了她是如何开始的了。

就是这时，可怜的朱丽埃特把自己的出身门第和所受良好教育给予的感情忘得干干净净，彻底被邪恶的劝告和危险的书本败坏，急于独自一人享乐，拥有显赫的姓氏而全无束缚，竟然想要缩短丈夫的生命。有了这丑恶的图谋，她就加以酝酿，予以巩固。正当这样危险的时刻：肉体为精神的谬误而更加燃烧，在这种时刻，是特别不可能抵御诱惑的，因为此时没有什么能阻挡邪恶的愿望，能反抗欲望的冲击，而肉欲的满足随着粉碎枷锁的数量和神圣的程度而递增。如果恢复理智，梦幻一旦消逝，妨碍倒也不大，不过是心灵的一时出轨，我们明白这并不损害任何人，但是，她不幸走得太远了。竟敢如此对自己说：“这个想法，就算实现，又算得了什么？既然它一出现，就令人大受鼓舞，使人这么激动！”于是，激励万恶的胡思乱想惟恐不及，而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罪恶。

德·劳尔依桑夫人十分侥幸、极其隐蔽地实现了计划，竟然未受到追究，她将加速丈夫进入坟墓的一切痕迹和他一起埋葬了。

她又自由了，并且成了伯爵夫人，因此，旧病复发，只是，自认为算个角色，行为也就不像过去那么下流了。不再是个靠男人养的娼妓，而是有钱的贵妇人，能大摆宴席，盛待贵宾，宫廷人士和本城显贵都以被邀请为荣；总之，是个良家妇女，只是，睡一夜要价二百路易，包月仅收五百。

直到26岁以前，德·劳尔依桑夫人还有出色的收获：把3位外国大使、4个总包税人、两位主教、一位枢密主教、3



位御前侍卫骑士害得倾家荡产。但是，初次作奸犯科后少有就此洗手的，特别是初犯就交上好运，更是欲罢不能，倒霉的朱丽埃特又两次犯罪，罪恶不低于第一次：一次是情夫之一以第三者的名义委托她保管十万法郎，约定他去世后归还的，她却将这笔遗产隐匿了。除了这些罪行外，德·劳尔依桑夫人还犯有三四起谋杀胎儿的罪行：惟恐有损自己的体形，也想要掩盖左右逢源的奸情，她不顾一切，决心将淫荡的证据扼杀在子宫内。这些罪行不为人知，也像别的罪行一样，一点阻止不了这野心勃勃的狡诈女人每天引诱甘戴绿帽的男人自投罗网。

因此，兴旺的确是可以伴随着最恶劣行径的，就在乌七八糟里，就由于腐朽透顶，人们称做幸福的光辉是能照耀人生旅途的。然而，但愿如此残酷而致人死命的真实情况不至于使我们惊惶失措，下面就要呈现的灾难到处追逼着美德的恶例不至于折磨善良的人们；罪恶享受到的福祉只是骗人于一时，只是昙花一现；天命必定为那些被成功所迷惑的罪人保留着惩罚，他们虽然还没有受到惩罚，难道内心深处就不曾有一条毒蛇在时刻不停地啃噬，使他们无法享受这虚假的光辉，在他们的心灵中不能留下美味，不过是给予把他们引诱到如此地步的罪行的回忆。至于受到命运迫害的不幸者，他有良心作为慰藉，美德安慰他的心灵，使他享受到乐趣，以后必将补偿人们给予他的不公平对待。

当享有上述声誉、受人尊敬的50岁老头科韦勒先生决定为她完全自我牺牲，永远将自己与她拴在一起时，德·劳尔依桑夫人的情况大致如此。可能是由于德·劳尔依桑夫人方面尚有几分关心，也许是一种手法或者手段，他目的达到



了，同她一起生活了4年，俨然合法夫妻，这时为了获得蒙塔吉附近的一块土地的过户，他俩必须去那里一段时间。

一天傍晚，天气很好，他们延长了所住的地方到蒙塔吉的散步时间。两人走得太累了，不能再像来时那样走回去，便歇息在来自里昂的驿车终点的那个小客栈，准备从那里派个人去给他们找辆马车来。他们正在低矮寒冷的客栈客厅里休息，看见一辆马车驶了进来。

看驿车上的乘客下车非常有趣，可以为下来的是些什么人打赌：一个婊子，一名军官，几个神父，一名僧侣，几乎总能赌赢。德·劳尔依桑夫人站起来，科韦勒先生跟着出去，两人看着从马车上下来的人走进客栈，感到好玩。似乎马车里没有人了，忽然一名骑警从车上下来，伸手从也在同一地点的另一个骑警手里接过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子。她身着一件印花棉布短袄，青色塔夫绸的宽大短斗篷一直裹到眉梢。她被捆绑着，像是个犯人，看来十分虚弱，若不是那两名看守把她扶住，肯定会倒下去。德·劳尔依桑夫人不禁发出一声恐惧的惊叫，姑娘听了，回过头来，只见她身段极其苗条，面容十分高贵，极其动人，令人爱怜，百般娇媚，令人赏心悦目，更使人激动的是她显得清白无辜，痛苦温顺的表情，使人感动，更增添她的美丽。

科韦勒先生及其情妇禁不住对这可怜的姑娘感到兴趣，就走上前去，向一位看守询问这不幸的女子犯了什么事。

骑警回答说：“她被控告三桩罪行：谋杀，盗窃，纵火，但是，我得承认，我的同伴和我从来未曾像这回这样押送犯人不乐愿的，看上去，她很温顺，也十分正派。”

科韦勒先生说：“哦，哦，下面各级法庭就不会有一些



一般性差错吗？……犯的事是在哪儿？

“在离里昂几里埃的一家客栈里，是里昂判决的。依照惯例，她的判决得到巴黎确认后回里昂执行。”

德·劳尔依桑夫人早已过来，听到这番讲述，就向科韦勒先生表示想听姑娘自己说说遭难的故事；科韦勒先生也有一样的愿望，就自报姓名，向骑警提出了要求。两位看守感到不好拒绝，当下决定就在蒙塔吉过夜，定了一套合适的房间。科韦勒先生表示愿为犯人承担责任，就给她松了绑。德·劳尔依桑夫人理所当然对女犯十分关心，心里可能在想：“可怜的姑娘或许是无辜的，却被当做罪犯对待，而我周围的一切都很兴旺，我——几次被罪恶、丑事玷污！”给犯人吃了些东西，德·劳尔依桑夫人看她精神稍好了点而且因为受到这样的关怀而得到慰藉，就请她讲讲究竟是犯了什么事搞到这么糟糕的境地。

“夫人，对您叙述我的生平，”美丽的的女犯对伯爵夫人说道：“就等于提供无辜受难的最骇人的例证，等于控告上天的安排，等于埋怨最高存在物的意志，也就是反抗他神秘的意图，……我不敢，……”可怜的姑娘泪如雨下，痛哭了一阵后，开始讲述她的遭遇。



二

夫人，请容许我不说出我的姓名和出身吧！虽然不显赫，也是个正经人家，本不当受您现在所见我如此屈辱的境遇。还在非常年幼时，我就失去了父母；原以为靠他们留下那一点点钱财能找到合适的职位，因而拒绝所有不合适的职业，不知不觉，就在出生地巴黎慢慢吃掉我拥有的一切，我越穷，就越受轻视；我越需要帮助，就越没有希望得到。但是，遭受不幸之初我所受的刻薄待遇中，听到的所有尖酸言语中，我只想提起在首都最富有贸易商杜布尔先生家里的那一回。我住的房子的房东太太指引我去找他，说是那人的声誉和财富确实可以缓解我处境的艰难。我在候见厅等了很长时间，才被领去见他。杜布尔先生 48 岁，他刚睡醒，睡袍的衣摆飘拂，胡乱纠缠着，乱糟糟的模样几乎掩盖不住；佣人服侍着，给他梳头整容，然后退下，这才问我有什么事。

我万分狼狈，答道：“唉，先生，我是个可怜的孤儿，还不足 14 岁，却已受尽了命运的摆弄，来求您发发慈悲，可怜可怜我，求求您啦！”然后，我向他叙述我遭受的凄凉之景，又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可能还说了说要我干什么活都感到困难，因为我天生不是这块料；还有，我十分倒霉，在等着的时候，只得慢慢吃光我微薄的一点点钱财。没有职业，希望他能行个方便，让我活得容易些。处在艰难境地，口才也有了，又敏感，为了向有钱人求告，说起话来也就挺利索。……杜布尔先生本来心不在焉，勉强听完，问我是否一向规矩。



我回答说：“先生，我要是想过再也不循规蹈矩，就不会如此可怜，如此窘困了。”

杜布尔先生插话说：“您凭什么认为有钱人该救济您，如果您对他们毫无用处？”

我答道：“先生，您说的是什么用处呢？只要不过分，只要我这个岁数做得到，我非常愿意为您效劳。”

杜布尔说：“您这样小小年纪，什么效劳，对于哪个家庭都是毫无用处的。您这个岁数，凭您这个模样，也不可能像您自己说的找个什么差事。您还不如尽力取悦男人，努力找个人同意照顾您。您称道的那个什么品德，在世上是毫无所用的，您虽然匍匐于它的脚下，白白烧高香，也不能当饭吃。最不能迎合男人的，男人最看不起的，他们绝对藐视的，就是你们女性的循规蹈矩！孩子啊，人们重视的只是带来利益的或者令人愉快的东西。女人的品德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利益呢？她们混乱不堪，才对我们有用，才让我们开心；她们贞洁我们最最不感兴趣。我们这种人如果给予，一句话，从来就是为了得到回报。那么，像您这么一个小姑娘，又能如何报答别人为您做的一切呢，除了献出对方要求于您的肉体外？”

我内心里连连哀叹，说道：“啊，先生，这么说，男人就再也没有正直的，愿意行善的了？”

杜布尔回答说：“难得一见呀！说的倒很多，可您想哪儿有哇？无偿施舍的怪癖已成过去。人们都已认识到，从行善得到乐趣，不过是虚荣心的满足，既然什么都不会立刻消散，人们事先就要求比较实际的感受。对待像您这样的一个小姑娘，人们明白，作为垫付款的收益，先淫乐一番，尽量



获得最大的乐趣，远胜于无偿给予慰藉而得到的冷冰冰、十分乏味的趣味。男人心胸开阔、乐善好施、慷慨大度的名声，甚至换不来片刻销魂，得不到感官最愉快的享受。”

“哎，先生，按照这种原则，不幸者就只好灭亡了！”

“那又算什么！反正法国臣民超过应有的数量；只要机器保持着原来的弹性，构成压力的人口多一些少一些，对国家有什么关系？”

“不过，子女受到这种虐待，您相信他们还能孝顺父亲么？”

“子女尽给父亲找麻烦，爱不爱，对父亲又能算什么？”

“那么，还不如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

“当然，事实上在许多国家习俗就是这样的，例如古希腊人就有这种习惯，如今的中国人也是如此：他们那里倒霉的子女不是时刻有危险，就是要被扼杀。让小东西活着干嘛？既然他们再也不能指望父母的抚养，这或者是由于被剥夺了这种权利，或者是由于他们不承认有这种权利，因此只能是一种已经多余的产品让国家超额负担。私生子、孤儿、不合时宜的子女，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死亡。头胎也罢，二胎也罢，就因为没人情愿或者能够抚养他们，他们仅是一种总有一天产生致命危险的渣滓，只能玷污社会；其他胎的也一样，这是由于他们对社会毫无用处。这两类对于社会，就像赘肉，要以吸取健康肢体的汁液为生，削弱、败坏健康的肢体；要是您愿意，或者，就像寄生的植物，攀附在茂盛植物上面，使它们的营养种子适应自己的需要，腐蚀它，蚕食它。真是惊人的浪费——这种施舍用来养活这种废物，这样的家庭得天独厚之至，竟然荒唐到为他们建造房屋的地步，



就像是人类还太少，太稀罕，必须连最卑贱的玩艺也要保留！不过，有些花样不是你应该知道的，姑且不谈，只是，为什么要埋怨命苦，既然弥补全看你自己？”

“那得付出什么代价呀，苍天在上！”

“就用付出一种空中楼阁为代价，以牺牲一种只有你的自尊心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为代价。并且，”这野蛮人说着，站起来，将大门打开，然后说道：“瞧，我能为您做的就这些。或者您同意，或者您就走人，我不喜欢要饭的！”

我不由自主眼泪就流了下来，无法止住。夫人，您相信吗，眼泪不仅没感动他，反而激怒了他。他又关上门，一把揪住我的衣领，粗暴地对我说，他要强迫我做我不肯主动做的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受到的痛苦给了我力量，我挣脱他的魔掌，向大门冲去。

我挣扎着，一边吼叫：“你这个狗东西，你这样，连上天也惹怒了，总有一天会惩罚你这种粗野的行为，那你是活该，你配不上你如此卑鄙地利用的财产，配不上在这由于你野蛮行径而污染的世界呼吸空气！”

我迫不及待向女主人叙说她打发我去看的那个人接待我的情况，但是，我更为吃惊，这个老虔婆不仅不同情我的痛苦，反而对我大加呵斥。

她怒冲冲地说：“你这个痨病鬼！你以为男人就那么蠢，肯救济你这种小姑娘而不索取贷款的利息？杜布尔先生那样待你，是太善良了。如果是我的话，不得到满足是不会放你走的。不过，既然你不愿意利用我给你的帮助，那就随便你好了！你欠我的钱，明天还来，否则就去坐牢！”

“可怜可怜我吧！夫人！”